

思想政治教育中非理性因素的育人作用与内在调动

栾云镗, 韩奕皇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也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有机统一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起者,不仅要注重对受教育者理论的灌输,还要从受教育者的实际需求和情感认知出发,培养受教育者信仰、磨砺受教育者意志、激发受教育者动力。动机、欲望、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受教育者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发展、转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为我们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供了思路:强调认知和谐性、注重价值引导性、激发主观能动性、增进行为稳定性。

[关键词]非理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作用;内在调动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4.01.009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4)01-0061-06

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是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关注和把握的关键领域”^[1]。在人的认知活动中,理性与非理性总是相伴而生,非理性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由“知情意”向“行”的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爱听爱学、听懂学会,需要做很多创造性工作。”^[2]探究非理性因素的育人功能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创新的题中之义。

一、非理性因素的学理界定及认知调控

非理性是与理性一词相应的概念,是人在心理方面的欲望、情感、意志等无法完全以人的理性驾驭的精神方面的因素。纵使人类在许多方面需要借助理性的深思熟虑,“但也有好些事情不应用理性反而可以完成得更好”^[3]。叔本华把人视为意志的产物,认为人的理性是意志的工具,意志是人最为根本的构成物件。伯格森站在生命本体论的高度理解人的非理性,强调仅仅通过理性不能完全把握生命的本质^[4],通过物质世界认识、获得的真理总是相对的、有限的,生命的本质要从非理性的直觉中获取。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人本主义非理性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它将脱离现实社会的抽象的人视为主体,受本能欲望驱使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马克思首次以现实中的人为论述的逻辑起点,在理论上第一次明确了问题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

的人”^[5]⁵²⁵,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能够改变环境并且超越环境,而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欲望等自然属性只有在社会中才有其存在空间。在社会环境下,“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6]。有别于反理性的是,“非理性着重强调理性的有限性”^[7]。勒庞认为,感性较之于理性有其特殊价值,更能推动社会发展,文明的动力是各种感情。目前主流观点指认,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非理性因素是“同个体的理性能力和人类理性认知水平相联系的欲望、情感、意志、信仰等内在精神要素的总和”^[8],这些精神要素对主体的认知调控有三个方面突出表现。

(一) 认知行为的冲动性

人是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却无法保证任何时候都能受理性因素的驱动,有时候非理性因素表现更为直观、明显。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就是人的原始冲动,是本能及与本能有关的各种被压抑的欲望,一度是有意识的,只是被遗忘,从意识中暂时隐匿。就像无意识的条件反射那样,是一种尚未被意识的神经活动,大脑皮层及其未被完全抑制区域产生的一种反射过程。现实中的人是由知、情、意、信、行所构成的统一体,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强烈、紧张、复杂或难以遏制的冲动感,认知主体也总是呈现

[投稿日期]2023-09-10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建设项目(编号:教思政司函[2022]2号);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编号:2020SJZDA144)

[作者简介]栾云镗(1996-),男,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哲学。

出或多或少的冲动性特质。

(二) 认知形式的非逻辑性

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经常不按照指定的逻辑方式进行,总是习以为常地遵循内心的情感价值体验与感受,按照自己的灵感、兴趣、态度、直觉等非逻辑性的形式进行。思维往往不受逻辑关系或者因果关系的制约,显露出认知的跳跃性、无序性、无程序性、非逻辑性。好比一个忧郁或憔悴的病人,难以用言语清楚表达自己的病痛和不适,有时候心事重重,情绪低落,而总是莫名地焦灼、感伤,呈现一种消极、压抑的心理状态。

(三) 认知结果的相对性

非理性因素有许多表现形式,常见的有灵感、顿悟、直觉、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等。认识的结果属于意识中的较低层级,无法使认识抵达事物内部,达到对事物的本质规律的全面认识。究其原因,内心世界对非理性的需要在无形的空间中左右人的价值判断,主体总是会不自觉地参照这些尺度,这也在某种意义上限定了认识与实践的目标和方向。同时,非理性因素的感召指向了人以外的对象化世界,这些非理性因素的构成激发人探索未知,在探索世界中完成人自身的社会化,但如果受到消极的非理性因素诱导,人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受到削弱甚至迟滞,也就无法提供给人活生生的,内在的本质的力量,触及真理的高度。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非理性因素的育人作用

从已有成果看,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及其效果的研究尚未成型,在研究时总是抽取某一部分功能进行剖析,可供挖掘的空间十分广阔。祝冰岩(2015)^[9]认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理性因素,却对非理性因素重视不足。孙其昂(2021)^[10]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角度出发,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要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以情育人,根本宗旨在于实现观念教育,包含情感却不仅仅在于情感,更不止于情感。本文认为,无论是从人的思想道德的组成结构还是个体思想道德的形成过程来看,都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在人思想品质的结构中,心理、思想和行为虽从属于不同的子系统,但三者相互交织、融合,最终形成为价值的统一体,情感、意志、态度、信念构成了心理子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思想品质的形成中,思想道德在外部条件的制约下实现内部知、

情、意、信、行五个环节的转化,同样也受到非理性因素的潜在制约。

(一) 动机具有激发与调适作用

动机是人们活动的直接原因,支配人的各种行为,意即“由特定需要引起的欲满足各种需要的特殊心理状态与意愿”^[11]。动机具有始发作用,能够引发个体的各种行为活动,并使之朝着某一特定方向行进,表现为指向和强化,增加、维持或减弱某一活动能量。人在产生动机时,内心总是伴随着某种紧张和不安情绪,不断驱使人主动选择某一目标,为之不懈努力,直到满足主体需要。动机所提供的巨大行为感召力又继续推动人去追求新的目标。受教育者的实际动机调节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激发人的合理欲求,进入符合自身价值认同的场域与空间。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现实性表达基于人这一主体的动机和需要,在满足人动机的过程中实现人的价值。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引导人的动机走向,满足人潜在的动机需要中实现对人行为活动的高效调节作用。单个人行为的一切动力,都要经由头脑,“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11]。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度和信服度同样取决于受教育者的内在需要及由此产生的内在动机。不过,由于接受主体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受教育者的动机又表现为多元性、复杂性、层次性和可变性。只有引导主体规避不合理的动机,摒弃不正确动机,才能充分调动人在教育过程中的能动性,合乎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

(二) 欲望具有引导与支撑作用

欲望是人的原始价值追求,是受教育者进行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内在归因。人价值目标的确立和欲望的逐步增长往往呈正相关,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实践的合理性检验标准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人的合理欲望”^[12],合理的欲望是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强大动能,推动人行为活动的发生。现实中人的欲望是复杂的,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既有物欲、情欲等天然的较低层次的欲望,又有后天环境中产生的创造欲、功利欲等较高层次的欲望。人的欲望很丰富,具有典型的松散性: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总之,欲望驱使人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追求更高层次需求以满足自身发展期待。合理的欲望支撑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反过来思想政治教育又对人的欲望提供积极引导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人的欲望中尤其是物质欲望可能成

为向善的阻碍。人在对障碍的跨越中又给思想道德建设带来了新的曙光。马斯洛曾经指出,挫伤根本重要的心理需要会引发人的某些心理病理,不利于人身心健康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个人欲望与社会需要相和谐的重要形式,当受教育者的合理欲望得到满足,就自然支撑起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人欲望形成中具有关键导向作用,帮助人由物质性欲望向精神性欲望层次过渡,让人拥有合理欲望,进而形成完整人格。了解人、聆听人的合理欲望,发现人动机背后更为基本、迫切,以及现实的欲望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三) 情感具有选择与示范作用

情感是主体对客体满足内在需要产生的一种态度体验。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情感总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影响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对主体行进的方向发出信号和指令。从表现特质上看,情感具有变动性与迁延性,能释缓人的心理困惑,将零散的思想观念相聚合。从价值呈现上看,情感的调动能加速主体理性认知的形成。反之,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如果没有产生思想情感上的认同,就很难达到对真理高度的认可与追求,“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13]。情感引导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对教育主体产生行为示范效果。当情感以好奇、感兴趣的方式表达时,就会帮助人形成认知;当情感以动机、意愿将人的心理因素引导为行为活动时,情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行为的推动力量;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二者的情感态度趋于接近或相同时,就会促进双方达到思想共鸣、情感共鸣、价值共鸣。

(四) 意志具有评价与保障作用

意志是决心实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是人由思想“内化”向行为“外化”转化的关键环节,处于非理性因素中的最高层级。意志对人的道德实践起着监察、抑制与激励作用,将其外化为具体的行为。一是具有价值导向性,使受教育者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为完成某项特定任务产生一系列行为。二是具有价值自省性,使受教育者在面临两难的抉择时有意识地做出正确行为选择。三是具有道德自律性,能保留下优良品质,源源不断地为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提供动力,最大限度地克服消极情绪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诸多不利条件,“保证思想转化向着反映客观真理的纵深方向发展”^[14]。意志在受教育者思想行为矛盾转化中具有持久的影

响力,它既是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好坏的有效尺度,也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达成的有力保障。当意志与定势思维抵触,便会产生对自身的否定,促进主体冲破惯性势力,建立新的定势,使思维定式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主体追求真理与价值相统一。当意志与之耦合,便会在思想斗争中以积极心理克服消极情绪,使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产生质的变化。意志的最终指向是信念和信仰。信念是主体对客体产生依赖的心理状态。信仰是对某种观念的崇敬,相信并以此观念为自己的行为依据。对大学生信念、信仰的厚植说到底还是激发他们对马克思真理的不懈追求,使其真正成为受教育者内在的信念、信仰。

三、思想政治教育中非理性因素的内在调动

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塑造人、完善人、服务人。由于社会环境瞬息万变,现实中的个人往往具备不同的道德素养和人格品质,个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有时与社会发展期待相冲突,也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及时纠正、调适、引导,厚植受教育者较高级别的精神需要。非理性因素的激发作用于人思想境界的升华,促进身心的全面发展,使人在认识自我中不断挑战自我并超越自我。做好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因循守旧,需要推陈出新。继续加强对非理性因素的学理探究,挖掘内在的育人效能,有助于更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创新。

(一) 强调认知和谐性

行为受思想支配,是认知的结果复合。受传统教育影响,接受某些情感观点的个人,将情感观点视为“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15]。比起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更难解释的是人如何认识自身、如何正视自我,以及如何看待人理性又非理性的一面,这种基本的价值评价时常左右人对人生和整个世界的看法。前面已说明,理性主义并非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象征,非理性也不是唯心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专属。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总是客观地以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双重性身份存在,这与人的本质意蕴高度契合,所以不能人为地用好坏、对错、是非进行价值判断,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二元的浅显划分。非理性因素力量巨大,“产生的创造力使个体有所作为,产生的破坏力又使个体变得堕落贪婪,甚至走向邪路”^[16],这种力的作用方向如何、效果如何更深一层取决于由谁引导、如何引导、

引导什么。所以不能轻易对非理性因素扣帽子,或者过分张扬。离开理性指导的非理性是盲目的、莽撞的,脱离非理性的理性是无生命力、缺乏现实关切的。寻找理性和非理性的和谐统一绝不是将二者简单相加形成合力或者求其平均值,而是要发挥理性的主导作用和非理性的补充性作用,使得“二者在实践中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相互交织而又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1]。这种辩证关系在运动中达到平衡,产生一种和谐境界。总之,“理性需要非理性的激活、导向与驱动,提供‘冲力、活力、张力’”^{[5]331}，“非理性需要理性的协调、引导与规约来强化其积极作用、弱化其消极作用”^[1],使得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产生和谐互动,“使人既符合‘有原则高度的实践’”^{[5]11},又符合有创造力、生命力的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实现认知和谐。

(二) 注重价值引导性

人是不同层级欲望的有机体。人的欲望总是不断地产生,这种确立在本质上是源于人对利益的追求,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获得强化。当然,如果缺乏引导,“欲望和需求往往停留在单纯本能和无意识的水平上,表现为一种盲目的和不可遏制的力量”^[12]。如果妄加干涉人的欲望,不仅不会取得理想效果,反而会对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产生巨大破坏作用。人的行为动机不外乎“从感性的需要出发,追求利益”,或者“从理性的良心法则出发,寻求‘善’的道德自律”^[17]。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要通过评价、规范人获得利益的方式,帮助人正确、理性看待自己的欲望,用善的道德动机约束坏的利益动机,使人的内在动机与社会的价值规范相符合、相一致。大学生来自不同家庭,各自生活背景存在差异,存在不同的欲望诉求,其欲望的内容也存在时空上的波动性和显现程度的迁延性。为此,我们也需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个性化育人原则,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尊重合理诉求,规避不良需求,形成正确欲求,鼓励正当追求。一方面,结合乡村振兴、新时代新征程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进一步勘探好、开采好、冶炼好“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座“富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引导受教育者的各种欲望。另一方面,选择契合受教育者关心的就业、恋爱、考研、考公等话题,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答疑解惑,回应受教育者的所思所想,帮助他们正确看待个人与所处现实环境的关

系,成为强国梦的积极实践者。

(三) 激发主观能动性

情感是对人、事、物特定的价值倾向。情感反映着社会关系中人的某种生存状态。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无法脱离社会存在。在人与社会环境的交往互动的过程之中,外在环境的改变会对人的情感产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外界力量,对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塑造产生广泛约束力,是国家意志和权力的集中反映。受限于实践过程和实际操作中对人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力的培植,容易混淆认知与行为二者的界限,造成实然和应然的脱节,容易厚此薄彼,扩大二者张力,思想政治教育容易陷入枯燥、僵化、生硬的形式主义之中。教育者需要聚焦学生主观情感世界的发展、完善,以大学生的情感和谐、身心和谐为目标。积极的情感场域一旦打开,就有利于克服大学生间的情感冷漠和道德疏离,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思想对抗,发挥情感在构建理性价值方面的纽带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认知提高与情感激发的双向过程。人的情感产生于认知的基础之上,情感形成后又会对认知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情到理方至,情阻理难通”。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依靠逻辑理论灌输知识真理,还需要用情感的力量感化受教育者的心灵,引发内心的触动。正所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18],以温润的情感浸润受教育者,是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本真的必然。从本质上讲,对情感作用的传唤是对大学生情感需求的舒缓与弥补。情感有利于矫正思想政治教育中重理论轻情感的“唯理论”思想偏向,有利于减少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有利于克服过分强调灌输原则带来的形式肤浅化。当然,思想政治教育是为培养人进行的一种实践导向性活动,这要求教育者时时刻刻地关注大学生情感、态度的变化,加强对人情感的人性化、科学化、精细化疏导,始终围绕“以生为本”理念施教。与此同时,须避免教育方法的情感世俗化、形式片面化和商品工具化。只有把真情感化与真理说服相统一,深刻道理和确凿事实相佐证,人格魅力与情感体验相契合,运用“人情”“事情”“物情”,引领受教育者对人、事、物的感情,才能在认识和实践使情感与认知同频共振,融情于理、以情化理、情理自洽、情理交融,引导知、情、意、信、行矛盾的转化。此外,情感的激发需要积极建构各式各样的实践场景。开展思政实践课教学活动,保证受教育者情感始终处于活跃状态,激活非理性因

素,“还能通过现实的活动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需
要、情感、意志,保证非理性因素的良性发展”^[19]。
红色革命根据地、红色实践基地等场所蕴含丰富的
思政育人资源,通过带领学生实地参观、走访,感受
革命年代革命先辈们经历的枪林弹雨,让学生在触
景生情中感受信念,重温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耳
濡目染中将思想的力量传递到学生的“神经末梢”。
当然,情感教育过程中要充分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对
大学生道德情操的感召力、感染力的发挥,厚植集体
主体、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提升他们对国家和社会
的责任感、使命感,引导大学生在根本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道路、政治判断上做到是非分明、旗帜
鲜明,使受教育者能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
选择。

(四) 增强行为稳定性

意志力是人行为的直接动力,也为行为主体提
供可靠的机制保障。众所周知,意志在由知到行的
矛盾转化中发挥着激励作用。拥有坚强的意志能使
人克服各种阻碍。人只有具备了足够的意志,才有
可能将理性的认识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思想政治教
育中需要加强对人意志力的锻炼,挫折教育的积极
作用无可替代。挫折教育不只是传授关于挫折的理
论,更重要的是促使人学会经受生活的历练。通过
体验“挫折感”,受教育者更容易明白生活存在的价
值,激发其对预设目标努力的意愿。当然,厚植主体
意志需要创设特定的情境氛围。在好的道德氛围的
浸润下,道德信念得以产生,道德行为得到弘扬,“尤
其是对那些意志薄弱的受教育者,信念的作用更为
明显”^[20]。社会成员在社会道德场域中得到感化,
这种春风化雨、大音希声的道德灌注使人懂得道德
自律,更加自觉、积极地遵循道德规范。

此外,实践证明人的主体性,使人相信物质的直
观存在。思政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重要一
环,实践本身具有知行转化的验证作用。日常生活
既是人社会活动的主要场域,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发生转化的实践情境,彰显了丰富的育人价值。
人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不仅依赖理论学习,还依靠
实践锤炼。实践是促使知识转化为经验,道德内化
为习惯的重要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
实践是对课堂教育之外的延展,是对道德说教的有效
补充,将思想素养、政治素养、文化素养、法律素养
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完整呈现在各种具体可感的
生活情境中,对人言行是否一致、知行是否统一进行
比照印证。“‘知’是基础,‘行’是重点、是关键,必

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既解决认识提高
问题,又解决行动自觉问题”^[21]。坚持“知行合一”,
促进“知行转化”,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担
当、敢于作为。经受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等困境磨难
的实践体验,实现受教育者对其社会定位和价值准
则的正确理解,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心理品质,通
过不断强化人的意志品质,实现人们真正由“知”到
“行”的顺利转变,增进人动机和行为的持续性、稳定
性,塑造健全人格。对主体意志加强情境厚植。

一方面要将具体的道德内容输送到人们的观念
之中,使之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如广泛运用各种
融媒体资源宣传先进人物的道德品质,将优良道德
因素内化为人自身的道德品质,再通过各种具体实
践活动外化为实际的道德行动,在内化和外化中提
升道德水准;或者选择以学生党组织、社团组织为有
效载体,发挥“朋辈教育”在校园教育中的显著优势。
通过引领学生实地走访、参观调研、公益服务等方
式,在亲身实践,与同辈人交流互动中接受高尚道
德情操洗礼。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引导,拓宽育人思
路。丰富校园文化活动,以各种格调高雅、形式多
样的文艺晚会、纪念活动、比赛竞赛等使受教育者
在轻松愉悦的环境氛围中接受道德教化。例如建党
百年庆祝日前后,全国各大高校开展“回首建党百
年路,共赴筑梦新征程”“初心薪火相传,使命永担
在肩”等活动展示了新时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此外,公正的道德奖惩和良好的扬善惩恶机
制确保新时代道德实践的有效开展。道德惩戒机制
基于人心理中的自尊心、羞耻感,使人在关照自身
与他者中服从并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科学而高效的
奖惩机制会对人的思想及可能产生的行为活动产
生督促作用,各种放任自流的行为能够得到有效遏
制,良好的道德行为得以不断生成。这种机制的介
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直接现实性赋能,促进个
体对照和反思自身言行,更好满足“以透彻的学理
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
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22],让教育对象发自内
心地产生对社会道德法则的尊重和信奉,顺理成
章地产生正确的思想和行为。

四、结论

非理性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范
畴,调动思想政治教育中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对
于新时代铸魂育人具有重要意义。一来,人是未
完成性的存在物,“永远不会是一个完人,具有不断完

善自身的特性,不断追求自己的规定性”^[23]。人的尚未完成使人学会如何去超越自身,直到进入自在、自为、自觉的道德之境。因此,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就是回到人本身,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着眼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广大人民的急难愁盼,在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中“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24],与人民情感相连、意志相通、信念相存、命运相依。二来,非理性因素依靠人的主体性实践完成其现实性表达。必须始终坚持实践导向,实现人民思想、心理、行为的协同联动。在实际中引导人民群众将非理性冲动转化为理性认识,由自发走向自觉,由短期走向长远,由片面走向深入,将真懂真信转化为笃定笃行。在实践中实现人民群众将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转化为价值共识,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事热情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篇章。

参考文献

- [1]李忠军,杨科.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相关论断[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7.
- [2]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2020(17):13.
- [3]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3.
- [4]伯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346.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郭景萍. 情感社会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54.
- [7]姜永刚. 论人的存在本质——与“非理性的人”的商榷[J]. 兰州学刊,2012(9):27-31.
- [8]沈大光. 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46.
- [9]祝冰岩. 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非理性因素分析[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24(3):164-165.
- [10]孙其昂. 论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体系”研究[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5):185-190.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6.
- [12]王桂敏. 思想政治教育对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扬弃[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34(5):67-71.
- [13]列宁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55.
- [14]沈大光. 论思想政治教育中非理性因素的培养[J]. 山东社会科学,2009(5):132-134.
-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8.
- [16]吴宁,邓翠玉,冷桥勋. 我国转型期道德失范的非理性因素分析[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20-124.
- [17]吴宏政,吴星儒. “人的自然性与实体性相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观[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32(6):17-20.
- [18]丁荣凡. 中华对联辞典[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84.
- [19]陈正良. 从模铸到素质化——对学校德育目标问题的思考[J]. 江西社会科学,2000(6):138-141.
- [20]窦晨星,徐宁. 思想政治教育之非理性因素维度研究[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2):11-12.
- [21]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9-40.
- [22]张烁.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2019-03-19(01).
- [23]康德·伊曼努尔. 实用人类学[M]. 邓晓芒,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2-233.
- [24]李响柏,姜迎春. 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凝聚政治共识的实践历程与重要经验[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2):9.

[责任编辑 李瑞萍]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Internal Mobilization of Irrational Factor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UAN Yunqiang, HAN Yihua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Human being is a social being unified by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and the educate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also an organic unity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As the initiato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indoctrination of the educated theory, but also start from the actual needs and emotional cognition of the educatees, cultivate their belief, sharpen their will, and stimulate their motivation. Motivation, desire, emotion, will and other irrational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ies of the educatees, which provides ideas for u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hasizing cognitive harmony, paying attention to value guidance, stimulating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improving behavioral stability.

Key Words: irrational facto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function; internal mobilization